

刘齐作品集◎八卷

刘齐

杂文卷

愚蠢指数

刘齐/著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YUCHUN
ZHISHU

刘齐作品集 © 八卷
杂文卷 **愚蠢指数**

刘齐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愚蠢指数/刘齐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

(刘齐作品集)

ISBN 978-7-5396-5270-2

I. ①愚…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58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策划:朱寒冬 刘冬梅

责任编辑:沈喜阳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4.5 字数:350 千字

版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序：语言之神

刘齐

朱寒冬社长来短信，嘱我写一篇总序，“统领全系列”。“全系列”指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刘齐作品集”（八卷），计有小说卷《赤裸相见》、散文卷《回国须知》和《一人两世界》、杂文卷《愚蠢指数》、理论评论卷《吊诡的飞盘》、译著卷《幻乡魔迹》、日记插图卷《足球与漫画》、剧本点评卷《远在天边》。这八卷书体例杂，内容杂，“年龄”（写作日期）杂，好像一群杂牌军，如何统领它们？

想着想着门外一阵轰鸣，一辆拉钢材的卡车开进来。这是小兴安岭山民老王的院子。我跟老王是朋友，从北京来他家小住。他要盖彩钢房，扩大木耳和菌袋的生产能力。卸车声、吆喝声、炒菜声响成一片。餐桌上多添了几双筷子，附近林场来帮忙的工人留下吃饭。干了几杯小烧，气氛亲热起来。

我也当过工人，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工厂开始的。那时多么年轻，多么听话，领导让写什么写什么。批判稿写了不少，歌颂稿写得更多，歌颂领袖，歌颂工人，大干苦干，向各种节

日献礼。语言贫乏,又不甘贫乏,就乱用词,写过“党的生日
礼彩献”的顺口溜,明晃晃地登在厂报上。幸而无人追究:党
过生日,又不是结婚,收哪门子的“彩礼”?

我这是不懂装懂。如果懂,即使发高烧也不敢这么说。
担忧,内在的恐惧,让我对文字充满敬畏,一少半敬,一多半
畏。写稿子,写信,写日记,就算写个便条,内心都绷紧,提醒
自己,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都不能给挑出毛病。文网
森严,社会冷峻,以暴力为语言,以语言为暴力,说翻脸就翻
脸,哪个写作人敢不加一百个小心?我编了几年厂报,所遇
禁忌甚多。别的不说,单是一个词句排列,就让人拘谨得不
行。校对报样时,我特别注意查看“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这些字词,千万别在转行时断开,断开就是“不敬”,属于“政
治问题”。如果不凑巧断开了,赶紧在前面删去几个字或标
点,串出位置,把断在下一行的字词请上来。偏偏那时这些
词的出现率超高,排版时前后分家的几率因此也高,无意中
倒把删削冗字废话、次要语句的能力提高不少,算是一种偏
得,一种奇特的收获。仿佛高举“肃静”“回避”牌子的衙役,
既练板脸功夫,又练胳膊肌肉。

避免犯错误的有效途径是随大流,人云亦云。在这方
面,空话和套话能帮大忙。这些话何以在中国漫天飞舞,经
久不衰?力求安全,安全生产,安全第一,不能不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原因。与此相伴的，还有情性、奴性、专制性、反智性、疯癫性，还有假话、大话、诽谤话、谄媚话、效忠话等等。这些因素混在一起，横崩乱卷，胡搅蛮缠，日蚀月腐，有加无已，致使汉语言文字空前受虐、变形，变得凶恶、粗鄙、虚伪、浮夸、矫情、僵硬、无趣、粉饰现实、回避苦难，几乎把汉语诞生以来所有的丑陋都集了大成，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话语学说体系。成亿成亿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想事、说话、生活，其情其状，唉，不说也罢。

我身在其中，一步步走到今天，做过的蠢事、写过的蠢文，多有所在。对此，我深感惭愧。这一套作品集的杂文卷和散文卷中，收有一些反省文字，作为我的教训，备案。理论评论卷中有几篇早期文字，深深浅浅，印有多年积弊留下的痕迹，也收进来，跟别的文章作对比。

这套作品集中，绝大部分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写出来的。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是努力从以往那个丑陋的话语学说体系挣脱出来的过程。如果拿一个词“统领全系列”，这个词可不可以是“挣脱”？作品集交稿了，“挣脱”没有停止，还要走很长的路。

当年写稿子，并不总是随波逐流，盲目应付。身上喜新厌旧的人类天性、年轻人争取上进的动力，尤其是周围复杂多样的生活，驱使我很想丰富语言，写出好文章。我揣一个

小本儿，谁说的话新鲜，掏笔就记，有时记得对方直翻白眼——特务啊你是？后来改了，先默记，再追记，记的多是词句，“零部件”，“砖瓦”，主要是工人的“砖瓦”。上级号召学习工农兵，我当过知青，“农”有了一点儿，“兵”参加不了，那就就近，往“工”上使劲，往底层人群的口语上用力。书本的、知识人的、干部的、古典的、外国的，也记，但是不多。这样做的结果，在我日后写作的习惯和局限中，都能看到踪影。

“砖瓦”虽小，仍有个性，需要尊重。但光有砖瓦盖不成楼房，盖成了也容易千楼一面。怎样摆脱被污染、被轻慢、被固化了的语言环境，盖一座“好楼”，写一篇妙文？还得朴实自然，还得清新活泼，与众不同，这一直是难题，困扰我到今天。就说餐桌上这几位林区年轻人，如何把他们写活？虎背熊腰，粗犷质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些说法都挺好，可是农民也能这样写，土匪——“好土匪”也能这样写。“虎背”啊“熊腰”啊，比喻了千百年，“熊腰”跟熊上身一般粗，用现代讲体型的小伙儿身上合适不合适？再说弟兄们并没有大碗喝酒，用的是一次性纸杯。也不怎么吃肉，一筷子一筷子夹的是菜，爆炒的自种菜，水焯的山野菜。

文章是文章，对象是对象，文章写出来的对象，怎么总感觉不是那个对象？文章美滋滋地、煞有介事地躺在电脑里，对象则自得其乐，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

语言有丑陋体系，也有美好体系。

丑陋体系最嚣张的时候，也灭不掉美好体系。

从丑陋体系挣脱的过程，也是进入美好体系的过程，是个体语言不断重塑、更新、自觉的过程。如果多加一个词“统领全系列”，这个词可不可以是“重塑”？

挣脱已经很难，重塑尤其不易，需要做的事更多。

编书稿时发现，八卷书几百万字，很少使用惊叹号，成文时间越晚，用得越少。到后来，许多文章干脆把惊叹号给“戒”了。当年写豪言壮语，声讨批判，三句一“惊”，五句一“叹”，以为是黄钟大吕，铿锵有力，其实是干打雷，放空炮。此毛病改了很久，“重塑”很久，终于悟出，加重语气和分量，主要靠文字内力。后来一见惊叹号就烦，见媒体有某某长官“强调指出”字样也烦。你咋个“强调”？官大就是“强调”？冲着麦克风喊就是“强调”？秘书给你多写几个惊叹号就是“强调”？矫枉过正，兴许“正”到另一边。鄙视毒星，可能捎上了墨镜和长头发。惊叹号，委屈你了。

“重塑”的过程，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种语言界限的过程，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界限、本土汉语和洋式汉语的界限、汉语和外语譬如英语缩略语的界限、网上用语和网下用语的界限、风格界限、主义界限、题材界限、体裁界限等等。

中国有一个严厉的说法：“划清界限”，折磨国人多年。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一班同学、一群朋友、一村父老，硬是让大家选边站队，分出敌我。社会稍有松动，大量藕断丝连、暗通款曲的事例纷纷冒了出来，控诉和嘲讽先前的残酷和荒唐。“划清”，哪里那么容易？你想“划清”就划得清吗？

人与人之间如此，文与文之间也如此。稿纸无字，屏幕空白，应该怎么顺手怎么写，想跟谁“勾结”就跟谁“勾结”。不管进入哪个“地盘”，都拿自己不当外人，最大限度拓展语言的可能性、适配性。语言和文学是活的，它们的各种界限也是活的。又不是偷越国境，领土谈判，犯不上那么严格。只要文章需要，各种界限该打破就打破，该融合就融合，把原来齐刷刷的“一条线”，给它变虚变模糊，变成红霞和蓝天之间那种亦紫亦橙亦黄亦粉的奇光异彩。如果还嫌不够，干脆就把界限变没了，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我他合为一体，新的一体。

话是这么说，做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许多文章写得别扭扭，远远达不到满意程度。

有时我爱想，那些古人，那些不理睬清规戒律的高人奇人，那些诚恳生活的朴素民众，他们说话写字，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文学理论是用来考试填空当绳子捆绑人的？早期规

矩稀少时代人们写作是不是更自由？不用深奥术语、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话讲清楚？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写理论，用小说手段写杂文，用文件腔调写小说，用幽默精神写社评，用段子笔法写新闻，用小人物心情写大事件，用拆散重组的路子译外文，用随笔眼光写不让随便写的东西，用不好分类之法写不好分类之状，用四不像之笔写四不像之态？

打破与融合的过程，也是语言不断自由的过程。这种自由并非孤独的、吝啬的、赤条条的自由。语言从不空手，它总要“随身携带”一些东西。

语言不仅是技巧、形式、工具，语言也是目的，是存在，是人。学习语言，也是学习做人。尊重语言，也是尊重人性。使用语言，也是使用生命。写东西这些年，我常常感到语言的神力，得它恩惠，受它惩罚，被它磨炼，让它引领，深一脚浅一脚，明白一阵糊涂一阵，从有限走向无限。

中国有财神、门神、灶神、药神、送子神（观音），却没有语言神。文曲星似乎跟语言贴边儿，但好像比较功利、世故，更贴近学而优则仕之类。现在连赌神、车神都有了，为什么没有语言神？

在我心目中，若有语言神，此神应是把古今无数语言天才化作一身的神，有庄子司马迁的神髓，李杜的韵致，猴哥凤姐的鲜活，民间高手的风骨，新技术新媒体好汉的智慧，苍生

百姓的淳朴、善良、健硕、永恒，而且跨国跨洋，有海外关系，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语言俊杰的光辉。

这个神讨厌谎话狂言、谰词秽语、道貌岸然、装腔作势，谁“装”收拾谁，说谎的穿帮，拍马屁的挨踢，骂人的脏了自己。

跟这个神不用烧香磕头、开会讨论、“强调指出”，只要像对亲人那样密切，像对大自然那样热爱，这个语言之神就会报以真诚，让你尝到层出不穷的快乐。

这个神不住别的地方，就住在人们的心中。

读图时代，语言并不慌，乐得让图分担一些任务。图也是一种语言。这套作品集每一卷都有图。译著卷《幻乡魔迹》的插图、剧本点评卷《远在天边》的图片，是美国艺术家和中国各界人士提供的，衷心感谢。其余六卷中的漫画插图是我画的。画得好说不上，胆子大，不怕人笑话倒是真的。

衷心感谢各卷序言和代序言的撰写者，他们是——

小说卷的何立伟先生、商薇薇女士；

散文卷之一的李下先生、霍长和先生；

散文卷之二的单正平先生；

杂文卷的周泽雄先生；

理论评论卷的陈山先生；

译著卷、剧本点评卷的黑人阿明先生；

日记插图卷的林黑先生。

衷心感谢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者。

衷心感谢多年来在生活和写作上关心我的师长和亲友。

衷心感谢读者，从前、现在、今后，各个时间段的读者。有了你们的阅读，我的文字是多么的高兴。

衷心感谢山民老王和那几位林场弟兄。他们让我体验到山里人简洁爽直的语言魅力。但我不确定，将来这套书出来，他们爱看哪一本，或者哪一本都不爱看。

2014年8月13日草于黑龙江丹清河

8月29日改于沈阳

序：刘齐——那些叫人牵挂的文字

周泽雄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密码，文学评论者往往希望把它找出来。这份追求值得肯定，但前提是，评论者务必怀有谦逊，同时明了界限所在。优秀作家必然兼具丰富、繁杂的特点，作家的优秀性不会像一台智能手机那样，可以让你借助屏幕材质、CPU 性能等硬性指标，将其一一标识出来。差劲的作家总是容易谈论的，优秀作家则反之，他甚至会抗拒概括。

写下这段开场白，只有一个原因：我想到了刘齐先生，想到他那些叫人牵挂的文字。

而刘齐写出我们将在本卷中读到的那些出色文字，部分是因为，他曾久久反思自己的一次文字前科，不肯轻释。

1976 年 8 月，二十四岁的刘齐应约写过一篇题为《革命造反永不停》的文章，发表在故乡沈阳一家报纸上。在那个年代，类似文章不仅整天出现在所有报章杂志上，还会以更大规模泛滥于厂矿街道、田间地头，其中除个别拥有特殊来头者（如署名梁效或石一歌，发表在所谓“两报一刊”上），其余种种甚至不必从“文章”角度进行评价，它们只是一只只满足形势所需的文字零件，以便在意识形态团体操上挥舞事先规定好的手臂。如果当年沈阳那份报纸上没有出现署名刘齐的那篇文章，一定会有另一篇内容、写法高度相

似的文章填充相应版面,只是名字改成“李齐”或“张齐”罢了。有鉴于此,偶尔写过类似文字的人,并无过度承担个人责任的必要。然而,刘齐不这么看,哪怕手头握有天大的借口,他也不屑一顾;尽管曾在一个刻意抹杀个体意志的环境里成长,刘齐却坚持将个体意志视为笔墨的圣物。为此,时隔37年之后,他郑重提笔,以《我曾经为虎作伥》为题,对当年的失误作了毫不容情的反思。在这篇文章里,他痛切地告诉读者,写这种文字让他体验了一段“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被虎咬死了还帮虎害人”的“愚蠢的经历”,他要求自己“以它为诫”,日后写作务必做到“别再让人忽悠,也别忽悠别人”。

是的,刘齐先生不必因为一篇陈年旧文过于自责,他即使放弃自责,人们也没有资格加以谴责,人们甚至不知道天地间有过这么一件事。话说回来,构成刘齐文章突出精气神和历史感的种种元素,又恰可从这份自责中得到索解。放弃自责,刘齐仍不失为一个邻家“刘小二”(他的自嘲语),坚持自责,邻家“刘小二”才成为今日之作家刘齐。跟那些被人指出重大谬误仍死不认账的硬嘴牛人相比,这种主动反省、不以恶小而自谅的做法,在今天显得格外珍稀。本书还有不少文章,比如《见血》《当年我爱说人民》《心中的废墟》《海城地震日记》《一篇批林批孔报道》等,都有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闪耀其间。

当年的“刘小二”虽有百般不幸,但也撞上了一个大幸:在报社资料室上班的母亲,工作环境里“永远充满书香”,使得“穿着补丁裤,拿着窝窝头”的少年刘齐,有条件早早读到其他孩子不易接触

的书籍,包括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杰作《父与子》。那位美妙德国佬到底给了刘齐多大的精神滋养,我无从测量,但小小少年当时记住的一幅画《顽强的小鸟》,倒可以进一步解释适才提及的那次自责。“这幅画一反常态”,刘齐在《又见卜劳恩》中写道,“没有世人熟知的那对父子,而只有一头凶恶的猫,似笑非笑,似猫非猫。那么鸟呢?鸟在哪里?鸟已被那怪兽吞进肚中。吞进肚中也不屈服,也要歌唱,一串音符就越‘狱’而出,美丽,勇敢,昂扬!而且依然幽默!”看到这幅画时,戴着红领巾的刘齐并不知道画家当时正生活在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创作这幅作品时,卜劳恩也像那小鸟一样,身陷囹圄,而且得知统治者已经对他判处了死刑”。——我猜,卜劳恩就像一剂早早扎入刘齐左臂的卡介苗,以其铭刻终身的烙印,帮助他远离并对抗那些致命的毒素。

请不要以为,我正试图通过刘齐先生的道德良知,来拔高刘齐作品的精神含量。具有道德高度的作家虽然可敬,倘若没有充沛的文学才能辅佐,此等高度非但不值得高估,往往还会坏事,因为那会诱使作者沦落成一个不可救药的说教机器。然说到“说教”,谁曾在刘齐文章里觅得纤毫?刘齐的文学抱负及才能构造,与说教天然绝缘。正如卜劳恩的良知始终建立在那些“依然幽默”的漫画中,刘齐的文字风骨同样内敛在他那通常显得冲淡、平和、俏皮的表述之下,粗心的读者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说人话》是刘齐一篇近作,很值得一读。文中对空话、套话、假话、大话、疯话、正确的废话、雷人的混话、训人的霸王话、奴才话、表功话、车轱辘报告话等“官话系统”极尽讽刺嘲弄,对“永远不

会消失”的人话,对“人话的母体”,表达了真诚的敬意。类似作品还有《全球第一妙语》、《网络让人话更有力量》等等,从中可推测他的文字禁忌和追求。

文字之于刘齐,是一种别致的心爱之物。

刘齐的语言具有浓烈的中国风味,在《全球一体化写作》一文里,刘齐曾讥讽那些“不为中国的老百姓写作”,却“舍近求远”,幻想着“去争夺英法或哥伦比亚、阿根廷的市场”的作家。不难看出,刘齐致力于焕发汉语本身的魅力,他显然认为,展示汉语固有的美丽是作家的当然使命,迫使汉语露出“非我族类”的容颜则属不良恶趣,是以你在他的语言里找不到一星洋腔洋调,他顶多只会在自嘲时来上一句“嗯哼”。刘齐曾在美国留过洋,也游历过若干国家,读他的讽刺小品《引文》你会发现,只要愿意,他甚至随时可以把文字弄出龙舌兰味。所以,刘齐语言的中国风与(比方说)“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先生的中国味,未可视为一谈。赵树理无需经历对洋味的拒斥,就可以让汉语扭成地道的秧歌,而刘齐对汉语的坚持,分明包含了更多的思考。

说到汉语的中国风,请允我插播一个管见:我并不先验地认定,身为中国人就必须写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章,我也不认为那些缺乏民族特色的表达,就一定会在语言魅力榜上叨陪末座。我相信,作为世间最为鲜活之物,语言也有求新求变之志,扩充语言的传统疆域,也值得文章之士为之努力,既有的“中国特色”不应成为后人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篱笆。正如生活中的“混血儿”每每具有别样之美,经高明之手杂交出的语言,同样可能赋予语言生

动的发展性。再则,所谓的中国特色里,也难免混杂着若干糟粕,需要今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加以辨析和扬弃。比如,传统汉语中对种种意味、韵味、情味的过度注重,就有明显的副作用,导致汉语在表达的精确性、客观性上有所不足,并间接损害了汉语的思辨品质。就此而言,仅仅使语言充盈出传统风味,未必等同于优秀。

刘齐语言的中国风则不然,我很难按照文学的继承法则为他找到一个可供认祖归宗的语言前辈,它们具有汉语简洁明快、生动俏皮的传统品质,却又干净利落地剔除了对各式暧昧情调的偏嗜,简而言之,刘齐从未向读者端出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你也不必担心撞上某种类似禅宗机锋的空空玄言。刘齐致力写出“老妪能解”、妇孺皆晓的语言,同时又坚守文字的意义底线。他不放弃任何有助于表达生动的手段,又不以表达的生动为最终目标。在他俏皮到极致的表述里,我总能看到一个名叫“明晰”的魂魄,缭绕其上。

写出让人到眼即辨的文章,就像获得一笔飞来横财,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老套幻想。我不知别人怎么看,对我来说,刘齐的文字姓刘名齐,长着个性鲜明的文字五官,我不会与他人相混。

语言是作家安顿自我之所,然单凭语言,又远远不够。刘齐旺盛的兴趣及一双优异的“文学贼眼”,使他的写作获得了相当的广度。读刘齐文章,你会感叹作者对生活的拉丁式热爱、对人间万象的日耳曼式精观细察。他十年前在《南方周末》上开设的装修专栏,取材于国人各有一肚苦水的装修经历,然视野之刁、心理挖掘之微及讽刺之狠辣,每每让人称奇。刘齐对爱美姑娘“只染一个红